



何氏語林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方正第六下

李綱嘗乞骸骨高祖謾罵曰卿昔為何潘仁長史今顧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好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

水內石何敢久為尚書

劉昫唐書曰李綱字文紀觀州修人太業末屏居于鄆賊

帥何潘仁以為長史義師至京城綱謁見高祖授丞相司錄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每吐論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蘇世長

已見

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

宗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消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劉仁軌

已見

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

搆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祇奉巨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獍何須犯他百姓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

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

宜節減以自取名

宋祁唐書曰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貞觀初第明經累官黃門

侍郎兼大理卿執法平恕時人比之戴胄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

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

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紵袍為對

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

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

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

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

促馬而去劉昫唐書曰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

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帝反正追贈司空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

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

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

來勿犯他劉昫唐書曰蘇良嗣世長之子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為高

宗所稱則天朝工部尚書

武侯將軍田仁會宋祁循史傳曰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

以祈雨雨大至郡人歌之誣奏侍御史張仁禕朝野僉載曰張仁禕上元中為吏部

貞外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

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

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

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

釋仁禕大唐新語曰韋仁約在憲司見王公卿相未嘗拜人或勸之答曰鴟鵂鷹鸛豈眾禽之偶

奈何設拜以狎之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

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韋安石為納言曰劉昫唐書曰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司空孝寬曾孫歷德鄭二州刺

史持重少言笑為政清嚴所在人吏畏之久視中遷文昌右丞尋知納言二張引蜀商宋

霸子博塞后前劉昫唐書曰張易之白晳美姿容善音律先是易之弟昌宗入侍中禁既

而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召見甚悅兄弟俱侍宮中傅粉施朱衣錦繡服承辟陽之寵

安石言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

以為不及退語人曰韋公真宰相劉昫唐書曰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伯

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元方延載初遷鳳閣侍郎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

修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

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

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

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

宋廣平宋璟嘗侍宴朝堂時二張皆為列卿朝野僉載曰周

張易之為控鶴監昌宗為秘書監廣平階六品在下坐易之素憚廣

平剛正妄悅其意虛位揖廣平曰公第一人何乃下

坐廣平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

鄭善果謂廣平曰中丞柰何呼五郎為卿大唐新語曰當時朝

列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廣平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以親故

當為張五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大唐新語曰鄭善果性至孝篤慎父

城周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母崔氏甚賢明曉以正道故善果勵已清廉所蒞咸有政績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

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
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
必叩閣救子與子同死子須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
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大唐新語
曰魏元忠
以摧辱二張反為所搆云元忠屬意太子為少年而
久朋則天大怒下獄易之引張說為證說明其枉元
忠得免死
流嶺南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
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
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

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
張說源乾曜二人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

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
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
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
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
遽稱腹痛而歸劉昫唐書曰王毛仲本高麗人性識
明悟玄宗為臨淄王時常伏侍左右

開元中部統羣牧孳息數
倍玄宗大悅加位至特進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為湯沐中宗不許劉
唐書曰安樂公主中宗女也韋后欲寵樹公主為之
開府置官屬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爵勢傾朝廷

安樂大役人夫掘其側為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
往宴令公卿已下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
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
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唐詩紀事曰李日知鄭州

人景龍初為相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
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
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
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為御史裡行自負
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
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
見節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引張說誣
證魏元忠事云說已許昌宗賴宋璟激勵苦切故轉
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不喜知競所
為即從容謬語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
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
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漸改競辭曰狗公之情何名
實錄卒不改世稱為今之董狐劉昫唐書曰吳兢亦
州沒儀人勵志勤學

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為相薦其有
史才令直史館神龍中修武后實錄

秘書監姜皎得罪唐詩紀事曰姜皎長安中為尚書
奉御明皇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
度遂委心焉及即位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張嘉貞
開元中為秘書監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死

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

劉昫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弱冠應

五經舉累官并州長史有告其在軍奢僭按驗無狀

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天子聽政暇賦

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坐此輩是

塞言者之路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

謗誦之道帝以嘉貞為忠數月遷中書令

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

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

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

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

不宜庭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

不可追仙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

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

炎從子也官至工部尚書

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劉昫唐書曰裴仙先絳州聞喜人宰相裴

李邕為左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

不順之言請付法曹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

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

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

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

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李邕宋璟張昌宗並已見

孔著作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張燕公為

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垧是燕公子見著作所撰謂弟垧曰多是漢天下族姓何與伊事而妄為升降垧素與著作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有商確成就諮訪著作書初成以呈韋公韋以為可行及聞垧言著作懼禍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措則柰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何可改也遂不復改

劉昫唐書曰韋述司農弘機曾孫篤志文學有家書二千卷童時記覽皆遍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刺史元行冲景駿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曠與旨如遇師資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冲引之同榻曰此

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居史館二十年勤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

蕭茂挺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一見之穎士方有父喪不時肯詣林甫嘗至一故人舍邀穎士穎士遂往哭門內以待林甫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

李華作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為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為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拔獎後進為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交也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常袞當國

劉昫唐書曰常袞京兆人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綸誥時稱常楊性清直

孤潔不妄交遊代宗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崔祐甫在中書

劉昫唐書曰崔祐甫字貽

孫父沔黃門侍郎祐甫性剛直無所容遇事不回遷中書舍人

每論事未嘗降屈舍

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崔獨

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

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

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

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

唐詩紀事曰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

至德中任宣議郎攝監察御史拾遺裴冕杜甫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備獻替

官之

李揆已見

秉政苗侍中薦元載可大用

劉昫唐書曰苗晉卿上黨

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晉卿開元中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數千言或聲色甚勵晉

卿必含容之畧無愠色累官侍中

揆語侍中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

見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竟不肯納載入相除揆

秘書監江淮養病十餘年

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羈旅到

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以貪恠伏法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答

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唯諸侯朝覲之儀耳臨

以白刃視之晏然

李肇國史補曰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曰顏真卿四方所信若往

論之可不勞師而定時朱滔王武俊使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太號而太師至求宰

張

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
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口吾年且入
十官太師吾守
吾節死而後已

張延賞在中書

劉昫唐書曰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
子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苗晉卿見而

奇之以女妻焉貞
元中拜中書侍郎

恃權矜已嫉柳渾守正使人謂之

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為吾

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

續襄陽
耆舊傳

曰柳渾字夷曠襄陽人天寶初補單父尉累拜
監察御史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

裴澥為陝府錄事叅軍時李汧公

李勉已見

充觀察始至

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

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

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

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

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

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

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澥退汧

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

趙璘因話錄曰澥累官
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

憲宗寢疾杜黃裳時為太常卿欲率百官請皇太子

監國以語其壻韋執誼執誼曰丈人方得一官寧可

復開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

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朱泚召段秀實已見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

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

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

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巖面

李惇在淄青幕屢有規正節度使王衡不能用一日

王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其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

用今復問何為王作色曰李十五好為詆訐惇曰忠

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任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

駕而去

柳元公甚知張尚書正甫劉昫唐書曰柳公綽字起夫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

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官檢校左僕

射河南節度觀察使元公之子仲郢別見嘗遇張於途去蓋下

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仲郢小字

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

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

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而謝過劉昫唐書曰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

官至檢校兵部尚書仁而端亮蒞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

憲宗在東宮時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為諂李

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

何誅劉昫唐書曰李藩字叔翰趙郡人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元和中為中書侍郎藩為相材能

不及裴垪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裴垪在中書有故人自遠來訪裴給郵優厚其人乘

間求京府判司裴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

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紀綱他日有瞎眼宰相

憐公者不妨却得劉昫唐書曰裴垪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代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年少

驟居相位器局峻整雖大寮前輩不敢干以私議者謂垪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

寢理再周盡疾公論惜之

鄭珣瑜在中書堂會食俄王叔文至吏白宰相方會

食百官例不得見叔文恚叱吏吏入白韋執誼遽起

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吾可以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

歸卧家七日不出自是罷相宋祁唐書曰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榮澤人天寶

中退耕陸渾山以養母崔祐甫為相擢左拾遺除河南尹清靜惠下人不敢干以私後為門下侍郎

李逢吉當國劉昫唐書曰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學士李玄道曾孫元和為門下侍郎憲

宗討淮蔡以兵委裴度逢吉密沮之後又構于方之獄代度平章事時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用及

為逢吉所擠四海為之側目忌裴晉公裴度已見復相使京兆尹劉棲

楚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晉公門下賓客皆有去就

意他日晉公置酒延客棲楚曲意自解附耳而語崔

咸疾棲楚舉酒讓晉公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

語願上爵爵項安世家說曰今坊晉公笑受而飲棲

楚不自安趨出坐上壯之宋祁唐書曰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鄭餘

慶李夷簡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
為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李公垂

李紳已見

為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公

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
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公垂對曰生未嘗
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
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公
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
也乃止

韋澳是韋貫之子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
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

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
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宣宗朝戶部缺判使韋澳奏對延英宣宗言戶部缺
判使澳但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問卿
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柰繁劇累曾陳乞
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玘曰舅特
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
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
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
宜志之後出鎮河陽

周祖入京師百官迎謁周祖見馮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語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袂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竇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竇儀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進士金坡遺事曰王著既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已為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陶穀為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

宋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眾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

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真宗欲以後宮劉氏為貴妃遣使持手札以問李沆

已見沆對使者引燭焚手札因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
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
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

汚吾文也

東都事畧曰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真宗朝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天聖二年拜

工部尚書平章事在位重名器無毫髮私清約如寒士卒贈中書令謚文節

王魏公

王曰

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

丁謂

令大

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
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
公不答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
答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王魏公至性儉素東封日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

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調之一無所為王冀公

欽若

乃作繡鞵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為之公使具直置
之而不乘冀公怪問其故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
非不華也豈可更事奢僭以隳典制

王文正作相罕接賓客獨楊大年

楊億

來則對榻卧

談文正卒時屬家事一付大年後丁晉公求文正家
婚大年令絕之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注云朽壤糞壤
令大年重改因易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不稱職求

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

必徑出他處亦然文穆去國日朝士皆有詩大年獨

不作文穆辭日奏真廟傳宣令大年作詩大年竟不

奉詔宋史曰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進士甲科累官門下侍郎卒謚文穆智數過人每朝廷有

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輕巧敢為矯誕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茲邪也王

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五鬼茲邪險偽誠如聖諭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

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

得

楊文公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群公致賀楊語同列

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逃歸陽翟別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扳公入其黨中

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

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

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

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東朝

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

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
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
不受

馮拯在中書曰

涑水記聞曰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小時韓王見而奇之

曰此子何不使讀書其父使就學數年舉進士太宗時請立太子謫嶺南真宗即位被用至宰相無文學而性伉直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官至侍中

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道輔

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

易有

儒林公議曰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

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多笑之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

舍

富韓公之薨神宗對輔臣悼惜且曰富弼平生強項

今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人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

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

憲公之子篤志好學神宗在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時持

國知汝州其弟玉汝在樞密院具聞此語亟遣使報

持國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

是富氏果以誌屬持國持國與玉汝書曰吾平生受

富公厚恩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已

許之不可食言因以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

年幾四十猶未仕會富公鎮并門以帥幕辟之遂起

東都事畧曰韓縝字玉汝忠憲公子也官至中書侍郎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

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

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

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

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

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

東都事畧曰徐禧用兵西夏李稷主糧餉

永樂城陷鹽城俱沒稷贈工部侍郎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

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

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

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

慙忤而退

熙寧初蔡寺丞名天申丞相察訪京西挾其父勢妄

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師中轉運使李南公事

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

天申獨立一班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

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替善之下天

申即日行蓋朝位儀注以官為高下

司馬文正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所

不敢為

范蜀公范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蜀公不許

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

范景仁與趙閱道私好不協熙寧中王介甫執政以

景仁時為異同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

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閱道對曰鎮是忠臣上問

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

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

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涑水記聞曰至和中范景仁為

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

王荆公與唐質肅唐介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

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

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

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

王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嘗一日會

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所得子固

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所得子固

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弁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可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弟戲之耳羅野錄曰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城拜江州守潘往見之城不為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

孫少述與王荆公最厚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亟往造之相見惟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

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奉謝矣悵悵各有惜別之

色人然後知兩公未易測也老學庵筆記曰孫少述字正之與荆公最厚公

別少述詩云應湏一曲干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余規其相與如此及公當國數年不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絕

王荆公初叅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荆公曰為

宰相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

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

必先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

遠佞人呂大慚涑水記聞曰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為官西京國子教授任滿至京上以介

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

不悅由是別無恩命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
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
家滅門矣又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
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
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殺身
破家慘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事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

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

一揮而就日傳寫都下紙為之貴曲洎舊聞曰紹興初惠卿牽復

知江陵到任謝上表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存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

慘復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詞東坡當筆也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

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

草麻洎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

語云今則几几巖巖柰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

尚書責知池州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褱子厚曰未

消爭競只煩公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

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范淳夫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祖禹字淳夫成都人事神宗摬宗為太史著唐鑑嘗語李

方叔云宋史文苑傳曰李豸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豸六歲而孤能自奮立以學問稱嘗以文謁

蘇軾於黃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李文正李昉已見

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

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

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笊

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

相宋史曰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紹興中總中外之政天子方厲精克已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

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趙鼎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

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

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宋史曰趙鼎字元鎮

解州聞喜人紹興中至宰相秦檜畏其逼出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論其

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興化軍論者猶不已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史彌遠拜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文節歎曰

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為堯

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

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

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除晦殿中侍御史即

劾文節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宋史曰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中

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一

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皓曰昔

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

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宋史曰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愁罕迫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悟室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元兵大入賈似道當國以去要君時度宗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時為參政以身掖帝

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

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

千古罪人宋史曰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神雋有鋒穎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

姓名几硯間召試館職遷右正言為侍御史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度宗朝官至參

知政事

至元中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三人以謝枋得為首時

行省奉詔起之執手相勞勉枋得謝曰上有堯舜下

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宋史曰謝枋得字

君直信州弋陽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對策極詆丞

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官至權工部侍郎宋亡見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傲峴不為禮與之言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至京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不食而死

胡沙虎弒衛紹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言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後史官謂賈益謙經事衛王宜知其事時益謙居鄭州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慷慨言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多所附會衛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吾唯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

何惜餘年

金史曰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
大定中歷仕州郡以能稱累官尚書左丞

廉希憲嘗有疾帝累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

北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

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

所與求活也

元史曰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涯子也
幼魁偉舉止異凡兒篤好經史手不釋

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
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
是知名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

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希憲曰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稱善

賈居貞為左司郎中劉秉忠奏除叅知政事居貞辭

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執

不肯拜元史曰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世祖知其賢俾監築上都

城授左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太

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今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

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字未魯翀時為國子

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

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

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趙承旨

趙孟頫已見

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眾

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或以

承旨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承

旨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

以為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承旨曰法者人命所係

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

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

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元史

承旨議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

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
賊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
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世祖命虎臣往按
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趙承旨進曰趙全固
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
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
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遂昌山人雜錄曰吳守趙全繼除杭吳民泣送不忍捨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全不勝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世祖嘗與趙承旨共論葉李留夢炎優劣承旨退語
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

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
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太節
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
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
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
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
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元史曰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

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

呂思誠為浙西廉訪僉事時南臺御史大夫達識帖
木邇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為天

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也不聽

元史曰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

夢一丈夫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寤而生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軒學治經試國子伴讀累官國子祭酒中書左丞

吾子行

吾衍已見

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已

避去惟恐不速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唯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

如此酒老人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敢強也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去其絹

何氏語林卷之十三

何氏語林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雅量第七

昔鄙夫爭一簞食聞堯讓天下而非之仲尼厄於陳
蔡匡坐鼓琴子路愠見而弗是也夫苟能人我皆冥
則無物不遣知有生皆幻則何險不夷此亦難與拘
見褊心者道也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

王丹已見

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

仲回坐以免客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為
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

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

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

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聖賢羣輔錄曰公沙穆北海名士也

海名士也

張然明進屯長城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

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

亡去然明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范

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為素譚素

子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義

自若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

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猜忌多權數魏武聞其

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穎川陳羣長文譙朱

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

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

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曹公聞周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楊州遣

九江蔣幹

江表傳曰幹有容儀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

布衣葛巾

自託私行以詣公瑾公瑾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

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也幹曰與卿州里中間別

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拜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

詐乎公瑾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名足知曲也因

延幹入為設酒食後三日公瑾引幹徧觀營壘倉庫

及軍資器仗復還張燕示以侍者服飾玳瑁之物因

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

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君更生酈叟復

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但笑終無所言幹稱公瑾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招靖靖入

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

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

為之董休昭董允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

其父掌軍請車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

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

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

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

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掌軍遣開後鹿車給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
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
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
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諸葛武侯亡後以蔣公琰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
近危悚公琰拔自庶品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衆望漸服蜀志曰蔣琬字
人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至廣都琬衆事不理
時又沉醉將加罪戮丞相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
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
先願主公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

語不時應答

蜀志曰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與巴
西程祁巴郡楊汰蜀張表並知名丞相

亮深識之辟為主簿亮卒蔣琬請
為治中從事史嘗著漢季輔臣頌或構戲於公琰曰

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固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

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

然之快也乃更以為慢耶

蜀志曰又督農楊敏曾毀
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
推也主者重白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

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
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蜀志曰費
禕字文偉

江夏鄆人游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
丞相請為參軍代蔣琬為尚書令 費禕別傳曰戰

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吾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光祿大夫來敏至文

偉許別就求圍基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與

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

必能辦賊者文偉至賊軍遂退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

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王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

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

中晏飲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後為侍中出補武

目左部督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三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

夏侯太初夏侯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

動自若

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

平上憤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

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嵇康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

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

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山巨源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魏陽元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審家所養審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

祖母意以戚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入

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

軍鍾毓為鍾毓後將軍長史

魏書曰鍾毓字稚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

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為

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消數毓初不知其善射

陽元容範既極閑雅兼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謝而

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材有如此射矣

魏陽元子既先殞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

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

哭

王隱晉書曰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

阮千里善彈琴

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

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

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

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晉陽秋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

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夏仲御母病危篤常詣洛市藥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

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相求食或至海邊拘蟻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

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悖然曰諸君待我
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
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
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
盡戴白汗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從父敬
寧祠先人迎女巫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
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申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
統諸從兄弟欲往觀共給之曰從父疾病得瘳欲因
其祭祀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入門忽見丹珠輕步
徊舞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
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蠅蝮之氣見君子
尚不敢指季栢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
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
柰何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
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也遂隱床 upper 被髮而卧不復言眾蹶蹶即退遣丹珠

會三月上巳

洛中王公已下方軌連軫共至南浮橋邊襖男則朱
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

見此輩穩坐不搖賈公問望見奇之願相與語晉讚

曰賈充字公問襄陵人父達豫州刺史元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公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與裴楷共定遣問船中安坐者為誰仲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

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

江東王敦引為長史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

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
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晉書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

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尚書右丞迎大
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
所害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
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
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
晉紀曰

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
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閹鼎所害

相宣武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太傅王中郎前欲於
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板流汗霑衣謝神姿舉動
不異常日舉目徧歷左右衛士從容語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相笑曰正
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晏行觴

笑語移日

相溫謝安王
坦之並已見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

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宴然

無異郗曰非公幾不堪此

嘉賓郗超小字
書曰郗超字景興高平人

司空愔之子卓犖不羈有曠
世之度累遷司徒左長史

孟嘉為相宣武征西叅軍九日宣武宴龍山寮佐畢

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

武使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

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

文甚美四坐嗟異

孫盛已見 陶靖節征西長史孟
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

人曾祖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君少失父奉母與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相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群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

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王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曠淮南太守

守父羲之右將軍獻之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

羊敬元羊欣已見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

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

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

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江州王弘已見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

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

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

俄頃王至亦無忤也

徐羨之起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咸

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

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

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

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榮

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

交遊之務初為相偉輔國
王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
棊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
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
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王或已見
沈昭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於華林省時昭畧言
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
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
當何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

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張融已見南齊書曰帝寵姬殷淑妃薨建齋僚佐

視者多至一萬融獨注視百錢帝怒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謝瀛已見謝

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終

不問外事

豫章王北宅後堂宴集沈率沈文季已見與褚太宰褚淵已見

並善琵琶酒酣太宰取樂器作明君曲沈便下席大

唱曰沈文季不能作技兒豫章曰此故當不損仲容

之德太宰顏色無異

褚太宰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太宰神色怡然索輿來徐去

哀太子甚有器度為侯景所憚一日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

而絕梁書曰哀太子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為賊所害

時年二十八

韋敬遠子在隨州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沒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

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

舊

齊晉陽陷沒王叔朗與同志避周兵北史曰王晞字叔朗小字沙彌

北海劇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為儀同大將軍王温酒服

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為記室密敗為王世充所執

眾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

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為著作佐郎劉昫唐書曰李玄道隴西

人貞觀中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
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
虜衆大潰劉昫唐書曰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趨
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高祖妻之以女
即平陽公主也義旗
建累功封霍國公

劉禕之坐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

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

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唐詩紀事
曰劉禕之

字希美常州人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有名號
劉孟高郭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
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
權時謂北門學士武后時賜死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師德體肥

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師

德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大唐新
語曰婁

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
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
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
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
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惡其唾而拭
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
后之年竟保寵
祿率是道也

婁師德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已見入相師德

舉之及為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

不憾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

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知人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則天朝早滂輒閉坊市南門以襪之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

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

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魏元忠

已見

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

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為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陸充公

陸象先已見

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過叅軍不下馬

叅軍怒責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充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叅軍不測而退

韋斌責蘄春時李鄴侯

李泌已見

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

屢聞鴟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為惡苟以好音

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劉昫唐書曰韋斌京兆萬年人父安石景雲初宰相斌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天寶末掌文誥李林甫構陷貶巴陵太守

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密勅杜佑殺之杜素

重藩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共談內典遂及因報之說

信有之不藩曰信然杜曰審如此君應遇事無恐因

出詔示藩藩覽之無動色杜言君慎勿出口吾已密

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

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李藩杜佑已見

書曰杜兼京兆人宰相正倫五代孫性浮險矜氣拜濠州刺史甚恣凶威參軍韋賞判官陸楚以論事忤

兼兼誣奏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故兼所至人側目焉

陽城已見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

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

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

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

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裴晉公裴度已見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

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胡三省通鑑注曰李宗閔居靖安坊當時人因以稱之

處士丁重有人倫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其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

劉昫唐書曰于琮給事中教之子落托有大志駙馬鄭顥以器度奇之後尚廣德公主累踐臺閣揚歷藩府黃巢犯京師起琮為相義不受命為賊所害路巖字魯瞻陽平寇氏人方鎮交辟久之方就數年間至中書舍人

司空表聖

司空圖已見

預為壽歲故人來者引置壙中賦

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傳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畧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

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五代史記曰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

光周太祖為樞密召仁誨用之累官內客省使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

馮道

已見

與趙上交王度迎劉贊為漢嗣既而周太

祖已副推戴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

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

續世說曰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

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問以

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

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謗毀反問之詞帝大怒

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復問唐虛實又默然

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

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

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馬令南唐書曰孫晟一名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工於

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後易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用為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為

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入周

江南李氏太弟景遂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

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

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但飲

容謝過

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張易為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

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

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呂文穆不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

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

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

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服其量

東都事畧曰呂蒙正字聖

功河南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叅知政事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寬簡有重望以直道自持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同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封許國公謚文穆

何良俊曰夫以韓魏公之偉度猶不能忘李師中

然則知人之過而能不記者唯太上忘情耳下此

而曰我忘之者其欺人亦已甚矣故於此不但見

文穆寬中又有以知其無隱情也

李公沅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

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

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

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主

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李文靖李沆已見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

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

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

向敏中拜右揆東都事畧曰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沉毅開濟識大體深為人主所知祥

符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禧元年進右僕射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

命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
來勿言朕意也向歸昌武往候見門闌悄無人昌武
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
野相慶公但唯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
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
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代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
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
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燕會亦寂無一人
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宋史

曰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第進士授校書郎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

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

王太尉王旦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

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
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

王文正公子弟嘗翹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
不飽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
其半為饗人所磨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
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

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此人

丁晉公丁謂謫朱崖後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鬢略無班白人服其量

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月呼博而盡臨

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怛當時稱為異人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刺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旣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

上以為得輔臣之體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

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

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
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

寇忠愍寇準已見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忠愍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

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呂許公呂夷簡已見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

州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

豈可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上以

許公為長者文正面謝曰曷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

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

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

人劍鞘上裹銀一兩麓以辨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

年節當喫劍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夷簡公著四子公弼公孺皆穎異文靖與夫人語

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

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

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

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

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爲之感服

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開讌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致玉盞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相公

蓋夏國方張元用事也

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

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

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
再三歎曰非其所及

龐相龐籍為郡掾日會郡守性福好責人小禮常令

掾屬羅拜庭下率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

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

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當

時以為遠到之量

趙閱道趙抃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鶴

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

不知是趙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唐質肅嘗言文潞公文彥博交結宮禁自御史責英

州別駕潞公亦罷相後潞公復相即上言唐介所言

正中臣罪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

潭州尋至大用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

言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甚貶英州別駕

元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

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名絳吏悚而退

終不加罪東都事畧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

士卒謚章簡

呂晦叔呂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

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宋史曰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為家賊

范忠宣范純仁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

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餠飪不知身之在遠倚覺寮雜記曰北人

食麪名餠飪揚雄方言餅謂之飪齊民要術青麩麥麪堪作飯及餅飪甚美磨盡無麩則飪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官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餠飪字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

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過

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岬公令正平持蓋自負

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

為耶

范丞相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

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

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

去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

獨存亦何足樂

蘇公逮獄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蘇起居狀適蘇公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胷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

蘇子瞻爲鳳翔判官章子厚任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時劉原父爲師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橫一木爲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步躡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

惇蘇軾來遊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亦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廼居一城樓極爲愀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竒物預置一棺坐卧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

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蔡肇南宮舍人米公墓誌曰元章少與禪人摹詰遊詰以為得

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

王鼎宰縣日嘗憇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

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

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亦隨止

遼史曰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

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已與同志夜褰水濱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

欲以詩困之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調易州觀察判官累遷翰林學士當代

典章多出其手

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

亡盡竊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

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

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

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為營救

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

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何氏語林卷之十四

何氏語林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識鑒第八

夫人情深阻而莫測事勢倚伏而難定况乎人方幼而即審其終事未形而能知其著可不謂尤難哉書曰知人則哲維帝其難之易曰知幾其神乎不虛耳然子貢億則屢中夫子顧少之焉何平叔曰子貢不窮理而幸中亦所以不虛心也蓋聖人者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豈有議擬一涉議擬或幸中鮮不失矣况億以爲知者哉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氏所謂

常寂常照皆此道也後世去古聖賢甚遠然觀其品
校人物推測事幾多奇中若大賢以下有不能者何
耶蓋東漢以後尚老釋宋世好談理性嗚呼清虛澄
汰之功又焉可誣也

吳祐牧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

范曄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北海公沙穆

遊太學資乏變服為傭與祐賃春遂為交於杵臼之

間

延熹中京師遊士范滂諸人非毀朝政公卿以下折
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

申屠蟠歎曰

范曄後漢書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家貧傭為漆

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讓蟠曰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郡召主簿不行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能及蟠唯南郡一生成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當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何意乃拘教樂貴之徒耶振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手而去不復與言

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謝承後漢書曰蟠居蓬萊之室

依桑樹為棟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鍾季明

鍾皓

為郡功曹時陳太丘

陳寔

為西門亭長

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
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
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
知何獨識我

鍾季明兄子覲是李元禮李膺姑子與元禮年齊並

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漢

儀曰李修字伯游安帝時為太尉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

道免於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覲曰孟軻

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

白耶覲嘗以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

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

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為是後元禮雖

荷功名卒殞身世禍范曄後漢書曰元禮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

尚其道而汙穢朝廷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

惟日為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

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

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

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

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

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

偃息衡門任其
飛沉與時抑揚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
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

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

卒如元禮言聶季寶未詳

許子將山峙淵停行應規表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

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謝

子微世稱其裁鑒見子將十許歲時歎曰此乃希世

之偉人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稟氣聰爽明識達理有人倫嘗曰察其盼睇則

賞其心觀其顏步則知其道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陳寔已見

又陳仲舉陳蕃已見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

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取

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

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先賢行狀曰衛

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

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

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曹操微時人無知者嘗往候橋太尉太尉見而異焉

范曄後漢書曰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為縣功曹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光和元年拜太尉性剛急無

大體然謙儉好士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

生民者其在君乎曹常感其知己後經太尉墓輒悽

愴致祠自為祭文按曹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

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

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志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

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

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盛孝章為臺郎路逢一童子是孔文舉孔融孔時年

十餘歲孝章察其容貌非常怪而問之孔舉手荅曰

是魯國孔融孝章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

便結為兄弟升堂拜親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

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孫策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與曹

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

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

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

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後叔優至北

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

澤字季道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荀或戲志才魏志曰戲志才

甚器之郭嘉魏志曰郭嘉字奉孝穎川人太祖與荀

早卒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有負俗之

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

累杜畿簡傲少文傳子曰畿自荆州還至許見侍

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

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

如舊相識遂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進畿於朝司馬德操有人倫在荆州時知劉表性暗必

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

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

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

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曰有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

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人多妄

語此直小書生耳便以為奇其智而能愚皆此類

管幼安管寧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

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

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

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

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潜龍以不見為德言

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杜伯侯杜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

豐交結英雋以才智著名魚豢魏畧曰李豐字安國

識別人物海內翕然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

中及郎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
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時豐為黃門郎帝問左右安國
所在左右以對帝曰豐名蜀記曰晉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劉寶長史桓隰諸官屬共論諸葛亮於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因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因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伯侯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
禮見伯侯既退伯侯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
無家君謀為不死也時人皆以伯侯為誤恢死後豐
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
世乃服伯侯知人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

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與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李衡小時聞羊道別見有人物往干之道曰多士之

世尚書劇曹郎也襄陽者舊傳曰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

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後休得立衡自
詣獄表列前失休下令曰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
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忠遣衡
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

荀奉倩

荀粲已見

與傅蘭碩

魏志曰傅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弱冠知名司空陳群辟

為掾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渺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

以明智

夏侯太初

夏侯玄別見

親善荀常語蘭碩與太初

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蘭碩難

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

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

子等所為二人莫能難

裴使君

裴徽已見

問管公明

管輅已見

何尚書

何晏已見

一代名士

其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

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盆盎之水求

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

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

才則淺而絕流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

之才也裴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老莊易義常

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歸之益令不

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夏侯太初在正始中風格高朗弘辯博暢

魏志曰夏侯玄字太

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牧州

典郡立法垂教皆為後式

曹爽誅後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

事不畜筆研

魏畧作不畜華妍

及司馬宣王亡許領軍謂之

曰

魏畧曰許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官領軍將軍

卿無復憂矣

太初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

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

司馬師字子元晉景王司馬昭字子晉文王

後果及難

魏氏春秋曰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

廷尉

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殷基通語曰司馬懿

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

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

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

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夏侯仲權入蜀

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入蜀

伯約

姜維別見

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

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

鍾會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

劉恭嗣年十歲時嘗於講堂上戲司馬德操拊其頭

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兄

望之有名於世劉表辟為從事數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遇害廙遂歸太祖太

祖辟為丞相
掾歷官侍中

辛憲英是佐治女

世語曰憲英適泰山羊耽魏志曰辛毘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

衛尉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

帝得立抱佐治頸曰辛君知我喜不佐治以告憲英

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

戚王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可以久魏其不昌

乎

夏侯湛憲英傳曰憲英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

府兵斬關出城赴爽來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

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事

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

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敞遂出宣王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逮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

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司馬文王不聽

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

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

聶友小時為縣吏虞仲翔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

之仲翔與語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

曹郡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

曹荅曰此人縣間小吏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

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

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

宜作功曹君其避之即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元遜

友之江表傳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

瑾曰藍田生時論謂顧子默顧譚子直吳志曰顧承

弟與陸瑁俱徵孫權與雍書曰貴孫子直其間無所

復容元遜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吳錄曰聶友字

唇吻諸葛恪軍還友知其將敗與滕胤書曰當人強

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孫

峻忌友以為鬱林太守發病死

阮嗣宗阮籍先與王渾為友世語曰王渾字長原瑯

書涼州刺史時濬冲年十五晉諸公贊曰王戎字濬冲太

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晉文隨渾在郎

踐昨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

舍濬冲少阮二十歲阮與之交阮每適渾俄頃輒去

過視濬冲良久然後出嘗謂渾曰濬冲清貴非卿倫

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鍾士季鍾會伐蜀過王濬冲別問計將安出王曰道

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士季敗眾

以為知言

嵇叔夜從孫登遊嵇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

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

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叔夜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叔夜曰先生

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燭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叔夜不能用遂及於難虞預晉書曰康與東平呂昭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夏侯太初夏侯玄已見為征西時樂彥輔父方嘗參其軍

事彥輔時年八歲太初見彥輔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澈終為名士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

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河南尹用心虛淡時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

尚書閔鴻見陸士龍陸雲已見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

龍駒當是鳳雛

武伯南三子小時皆秀異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郡竹邑人父周字伯南

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同郡劉公榮名知人晉陽秋曰劉景字公榮沛國刺史嘗造伯南伯南

曰卿有人倫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其高下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論觀其舉動出語伯南曰君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仕至僕射

王渾從子浚是司空沉賤嬖子小時不為親黨所知

渾嘗語諸弟曰卿等莫輕彭祖王浚小字此兒平世不減

方州牧伯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浚懷愍之世果為幽

州都督位至鼎輔如渾所說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洛陽破

浚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

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

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紆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

面皆厚與之相結出為西域戍已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夏少明在東未有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

洛從之未至裴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

少明問裴逸民家遠近荅曰君何以問少明日聞其

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

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為西門候少明於此遂知

名

胡毋彥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子博取

火子博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為人役彥國呼與

語歎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為功曹永嘉流人名曰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

光孟祖為博昌亭長迎新令至都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博

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時胡母彥國與荀道玄共詣令家晉書曰荀遠字道玄祖勗尚書令父藩司空遠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望見孟祖因謂道玄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是雋器令怪客久不入詢之吏白與光逸共語

桓茂倫有鑒識

桓彞別傳曰彞字茂倫譙國龍亢人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桓彞家貧而性度高豁不以簞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為宣城太守百姓懷之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

停浦中累日上岸逍遙見一空宇有似廨署桓訪之

云是輿縣廨令姓徐名寧桓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

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

友而別

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鄉人通朗有德素初為輿縣令遇桓彞大相賞得桓至

都謂庾公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彞即敘之遷吏部郎

劉真長

劉惔已見

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素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

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

比之荀粲

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

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劉穆之既為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數所知以宋室佐命贈侍中封南昌縣侯

劉裕布衣時人未之識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語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謝尚書

謝混已見

見弘微

已見

小時即奇之曰此兒深衷

夙敏方成佳器

謝晦權遇太盛兄宣遠每裁止之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

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

王晏已見

曰兄荷武

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

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

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

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

思遠小字

勸我自裁若用其

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

日晏及禍

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

元並樓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

已見

相識每託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建武中褚彥回嘗與從弟彥宣同載道遇齊太祖彥回指太祖車語彥宣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劉祭酒劉瓛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為

祭酒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

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

見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傅茂遠傅昭年十一時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外

祖是素雍州客雍州嘗一日來茂遠許茂遠讀書自

若神色不改雍州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南史曰素

顛字國章陳郡陽夏人素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顛官至雍州刺史

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

先來王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

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弘正

至王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辯非後機

者公可坐吾膝上周曰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老夫

何足以當周弘正已見

柳文暢柳惲唯與王暕陸杲厚善每歎曰暕雖名家

猶恐累我

徐陵已見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凰集左肩上

已而誕陵時寶誌公在都世稱其有道人携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

或勸王勿自踈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

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

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

爛灼爾王晞已見

蕭大圜已見至北時周兵攻高齊拔晉州或問大圜

師遂克不蕭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

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數月齊氏果

滅聞者以為知言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識幾悟清慎絕倫然後爽有

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弘已弘深識其

真推心委任後孝基在事選舉最為清允時論彌服

牛公識度之遠北史曰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仁壽

初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劉昫唐書曰房喬字玄齡齊州

臨淄人幼聰敏博覽經史善屬文為太宗佐命封梁國公杜蔡公愕然端視良久

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

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後皆如其言

王績已見知天下將亂藩部法嚴一日歎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劉文靜一見唐太宗退語裴寂曰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劉昫唐書曰李勣曹州孤離人初事

李密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頻立戰功官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封英國公

王師旦知舉日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辭俊爽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

太宗怪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

效有變風雅帝深然之唐詩紀事曰王師旦太宗時考功郎中張昌齡冀州人與

兄昌宗俱能文獻羣微頌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南部新書曰昌齡與文皇作息兵詔上見而歎曰彌衡潘岳之儔也大唐新語曰昌齡為長安尉以賊罪解官王瑾亦無所成

李義琛為御史日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

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日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

使推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劉昫唐書曰李義琛中書侍郎義琛從祖弟也

為雍州長史時關輔饑高宗欲令貧民逐食義琛恐人流轉不還固爭之出為岐州刺史稱良吏

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鬪雞勃戲為沛王檄英

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即日竄勃

狄梁公狄仁傑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

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

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

法曹劉昫唐書曰閻立本雍州萬年人父毘在隋以工藝知名立本與兄立德早傳家業總章中為

右相與姜恪對掌樞密

天后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

召見狄梁公語廬陵事梁公敷請輒至涕下浸淫不

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梁公降拜頓首曰太

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

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唐詩紀事曰徐彥伯充州人為蒲州司兵參軍

時司戶韋暹善判司士李亘工書彥伯屬辭號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之選彥伯

與李嶠居首

崔湜在中書曰張嘉貞已見為舍人湜頗輕之常呼

為張底後與商量數事皆出湜意外湜驚美久之顧

語同官曰詎意張底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後嘉

貞至中書令唐詩紀事曰崔湜字澄瀾仁師之子以文辭稱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

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

張曲江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

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

溝壑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果皆滅族

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傑之氣蕭穎士已見健爽自

肆時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之嘗著弔古戰場文

極思研確既成自加汗漫雜置梵書中他日與穎士

讀之穎士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可

及此華愕然而服唐詩紀事曰李華字遐叔除右補

京復謫杭州司功參軍召加司封員外郎將以司言

處之華曰焉有隙節奪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移病

請告李峴表為從事以風痺廢居楚

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茂挺蕭穎士求人海內

以為德選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為戶部侍郎劉响

曰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登博學宏辭科德宗夫

未王紹以恩俸數稱孟陽之才授權知戶部侍郎夫

人憂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

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綠衫少年何人曰

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劉响

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貞元末為太常潘孟陽在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

卿王叔文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尋拜平章事

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
潘曰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其
危可知遽勸潘避位

段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爲賓從

後劉闢逐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

此猶不足與君坐

劉昫唐書曰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

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

有斷蠻夷畏服

韓晉公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
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能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

不與比坐交言晉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

入幃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昫唐書曰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彥非公直者不與親密性持

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官檢校左僕射封晉國公

陸忠州知舉

劉昫唐書曰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少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德宗素知贄名召爲

翰林學士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舉八

時崔元翰

梁肅文藝冠時

梁肅已見唐詩紀事曰崔元翰初名鵬舉進士年五十矣禮部侍郎于

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竇叅秉政引知制誥訓詞温厚有典誥風以剛褊罷爲比部郎中忠

州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

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

清近者十餘人

李觀

唐詩紀事曰李觀字元賓以文馳聲卒于校書郎陸希聲序其文曰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

馬在御蹠蹠不能止

韓愈

劉昫唐書曰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

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

振於一代官李絳

宋祁唐書曰李絳字深之元和至吏部侍郎為翰林學士一日奏對李吉甫盛

稱天子威德絳極言規切帝顧

崔群

宋祁唐書曰崔群字敦詩貝州

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

共游梁補闕之門

唐詩

紀事曰梁肅字欽之世居陸渾蕭復杜佑交薦終右補闕

四賢造補闕靡不偕行

一日延接補闕盛稱四人文學復獎以交遊之道補

闕素善人倫觀等既去復止崔李曰公等文行相契

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位極人臣幸各自愛後果如

其言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

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

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劉昫唐書曰楊炎字公南鳳翔

人與常衮並掌綸誥時號常楊樂賢下士人士歸之以與元載厚善貶道州司馬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

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

生子必為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寓居楊州而生

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

六

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裴晉公裴度已見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

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二老人倚柱歎曰蔡州何時

得平俄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

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

鍾故相戲爾

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

終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史

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

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路巖

已見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以本官平章事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清太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問國家運祚于趙延義延

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

柰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竊有恤緯之僭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

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

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

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專江南

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為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

孫晟已見為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以一宅在鳳臺山

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群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

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為相第耶舉坐莫喻其

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王昭素謂李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沉厚他日必至廊

廟後果參知政事皇朝類苑曰王昭素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

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

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為國子博士逾月遣還善攝養年九十餘卒

李文靖李沆已見在相位時王文正王旦已見為參政西北二

方猶梗羽書日聞或至盱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太

平吾輩稍得優游乎文靖曰國家少有憂勤足為警

戒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

念哉後北鄙和好西鄰欵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

慶寢尋巨典無所不講屬王公衰病疲於贊導始服

文靖之深識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滅

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為失德所招上意不

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
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
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
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
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
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胷中鬱
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王魏公

旦

在政府一日王沂公

曾

李觀察

維

薛尚書

映

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

見之以此啓公公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公之
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
若可行荅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
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託

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
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
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
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
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
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嘉其

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為公台

東都事畧

曰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後徙居浦城寶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謂曰先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故大用也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

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

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

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

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

耳

宋史曰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國中後與孫何何丁謂游學者慕之官

至龍圖閣待制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

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為叅政語同列曰

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

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

頭流血無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

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人皆服其言

慶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

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

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東軒筆錄曰劫

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酒迎勞事聞朝廷大怒時富鄭公在樞府議欲誅仲約范欲

宥之富公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
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
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
上意亦未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
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范公出
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
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
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

范鎮已見

方爲舉子薛一見愛之

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蜀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
人不知爲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
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與俱來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薛奎字宿藝絳州人嘗尹開封以嚴爲治及鎮蜀則以惠愛稱蜀人愛且畏之以比

張詠而不苛官至叅知政事卒謚簡肅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
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
其挺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
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
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
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
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
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
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

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其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

范大笑慙謝

儒林公議曰范諷齊人性踈誕不顧小節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

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押闔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闕畧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噉呼或不冠憤禮法之士深疾之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

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

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

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

眾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

言那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

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

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

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

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

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

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可先見邵氏

聞見錄曰呂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初為侍御史言歐陽修首建邪議尊濮安懿王出知鄆州神宗擢天章閣待制又論王安石出知鄧州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

過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

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爲一詩
謝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
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徃見文肅問之
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
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
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爲館
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
州推官未幾卒于京師

東都事畧曰盛度字公量餘
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
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
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
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
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張樂全 方平 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
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
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
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
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
之至今無一字徃還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爲州縣官因邸吏報包希仁 包拯
已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
無能爲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
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嘗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粘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

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廉文正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文正弟薊公

希貢

爲通謁文正

讀書不顧薊公出整復浼入言之文正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立不與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整出愧赧殆無人色頃之有士人在羈旅寒餓狼狽冠衣襤縷袖詩求見文正兄弟皆耶揄之薊公復入爲言文正亟令設坐戒內人備酒饌至外門肅入對

坐張燕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士人但言困苦乞歸
明日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文正兄弟怪問劉元帥主
上之所倚任反薄待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
等不能無疑文正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頓笑繫天
下重輕整雖貴是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
重義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在宋不與燕坐况國
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將掃
地矣聞者無不歎服

懿王布魯凱官廉訪使因氏焉希憲國初拜平章事

陶九成輟耕錄曰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產
不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
其為贗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剝都盡衆始服其有
見

何氏語林卷之十五



